

生病

□刘剑波



小镇忆旧

我姥姥切的面条又细又长，像极了龙须面。我姥姥去世后，我再也没有吃到这种筋道十足的面条，在初夏的上午，躺在病床上的我听到厨房传来轻微的响动，我知道这是切面条的声音，是刀刃接触砧板发出的声响。这声音诱惑了我，我挣扎着爬下床，顺着将我拽向厨房的那根无形的绳索。刚才，这根绳索将我牢牢绑在床上，无法动弹，当剧烈的寒战过去后，我才喘过气来。院子里满是明亮的阳光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当我走过阳光时，却眼前一阵发黑。我家的“黑子”朝我扑过来，躺在地上，娇态十足，让我挠它。见我不理，又咬着我的裤腿往厨房拖。我姥姥大为不满，“你咋起来了？”她这么说时也没停下手里的活儿。我看到她围着围裙，正在切面。她腰板挺得笔直，头发跟面粉一样白，我懒懒地坐在木凳上不想动。后来我知道，这种状态就叫慵懒。我喜欢慵懒，这时整个世界离你远去了，或者说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，你什么也不做，什么也不想，但心是柔软的，有种淡淡的忧伤。是的，多年前我置身在那场景时，就是这种心理状态。那是在我感冒发高烧的时候。

我姥姥收工的时候，我看到面板上叠着的面皮完好如初，你根本察觉不到它是被一刀一刀切过的，我看到我姥姥扑打扑打围裙，神情里有种满足感。接着，她随手一扒拉，那叠面皮顷刻化成千万缕丝条，铺陈在面板上。我姥姥的动作娴熟圆润。她的这个动作就像天女散花。坐在煤球炉子上的钢精锅，水早已烧开了。我姥姥并没有直接将开水倒进灶上的铁锅里，而是先倒入油，用葱花爆香。这样下出来的面才香。在那个初夏的慵懒午间，我趴在饭桌上，吃一碗

热腾腾的葱花面，我很夸张地吸溜着面条，看上去好像一屋子人在吃面。我姥姥用她满是茧子的大手按在我额头上，“出汗了，快就好了”。

如果有人问我那时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，我会毫不犹豫地说“生病”。我姥姥饱受过苦难，经历过讨饭和大饥荒，她把擀面条看成是一件很奢侈的事，只有在两种情况下，她才会下葱花面。一是我姑妈来了。我姑妈从黄海村嫁到九总秀岩，而我家恰处于两地的中间，所以我姑妈去娘家都要在我家落脚。我姑妈躲过了裹脚的年代，生就一双大脚板，但即使脚再大，也架不住走这么远的路。她饥肠辘辘地走进了我家院门。我姥姥看到她，热情地招呼了一声“姑妈”。我姥姥忙开了，她倒水给姑妈喝，拿毛巾给姑妈擦汗，去割屋檐下的刀头韭菜，以便跟鸡蛋炒，做浇头。姑妈吃面条不像我那样夸张，她细吞慢咽，一口一口品尝，脸上流露出“我怎么做不出这么好吃面条”的神情。我姥姥虽是姑妈的长辈，但她跟姑妈亲密无间，情同姐妹。遗憾的是，我姥姥最后缠绵病床，姑妈没有来最后看她一眼。也许是我太苛求了，姑妈那时也至衰迈之年，她像所有的老人那样已经无暇他顾，关注的只是自己的去向，和向人世告别的方式。

我真的很喜欢生病。我生病了不仅有葱花面条吃，而且我还能享受到一点家庭的温情。我父亲不再摔盆子摔碗了，即使摔，动作也就变得轻柔。他说话不再粗声大嗓，变得温和，甚至可以说柔声细语。他用听诊器在我胸脯上游走，神情严峻地聆听我身体深处最细小的杂音。后来我看老电影《地雷战》时不禁哑然失笑，因为鬼子工兵在探测我方地雷时，那种专注的样子跟我父亲如出一辙。

那时我突然觉得父亲的形象不再是一个满腹忧愤、怨声载道、破罐子破摔、样子有点委琐的中年男人。他成了一位人人敬仰的医生，一位救死扶伤妙手回春的杏林高手。我

平时在父亲面前是不苟言笑的，我被他的阴影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可是当父亲在给我听诊时，我却发出了笑声。开始我根本没想到要笑，可是当听诊头弄痒了我胳膊窝时，我突然想笑。但我还是使劲憋着。我不想让自己笑出来，因为，如果我笑，就意味着我与暴政的父亲彻底妥协了，而那时我是多么不愿跟父亲妥协啊，我拧着，打死我也不跟他妥协。但是后来我坚持不了了，我嘴一张，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。看到我笑，父亲也笑了起来。父亲轻轻拍了拍我的脑袋，他的手上碘酒和酒精的气味，还有烟草的味道，这味道让我有安宁的感觉。我还喜欢母亲给我测体温，她甩体温表的动作特别优美，后来我偷偷学着母亲的样子甩体温表，用了吃奶的劲，才把水银柱甩下一点来。

在我生病时，父亲不再无故呵斥我，他和母亲坐在我床头，娓娓谈论着家长里短，讨论着我的病情，还谈论着田中角荣访华。黯淡的灯光在我和他们之间跳动着，这是多么温馨的时刻。我躺在病床上故意呻吟着，我多希望这样的时光能延续下去。有一次我生病时，东海部队放一部名叫《八女投江》的电影。我父母照例守在我床头，但马路上跑动的人群使得他们有点心不在焉。是的，只要东海部队放电影，马路上就翻江倒海，人流不息，那种大呼小叫，一惊一乍的声音极具蛊惑力。我父亲开始还很镇定，但后来就不停地看表了。他的手表是上海牌的，后来我出去上学，他把这块手表送给了我。那个年代似乎都是这样：儿子出外读书或当兵，父亲都会将自己的手表相赠。父亲不停地看表，不停地来回走动，内心在进行着激烈的挣扎。

最后父亲输给《八女投江》了。他和母亲临走时，给我准备了一堆切成块的甘蔗。那时很少有甘蔗吃，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。面对诱人的甘蔗我喜出望外，我想，用甘蔗换取孤寂太值了，况且家里还有姥姥呢。但后来我被在房梁上跑来跑去的老鼠吓坏了，不过我还是在惊恐中睡着了。在睡梦中我觉得有什么在舔我的嘴，后来我知道那是老鼠干的好事。

吃茶去

□王春鸣



花边系马

每次端起茶杯我都要想，人类是怎么想到煮叶子喝的，一树一树翠绿芽尖，因此在去往春天的路上骤然萎凋。无数树木生命里最为华彩的部分在最好的春天成为伏笔，被杀青揉捻烘干，死去活来，生生糟蹋了。

这种糟蹋叫作喝茶。据说神农氏尝百草时无意间发现了叶子煮水可以解毒，那就是最原始粗糙的茶了，后来不知道他告诉了谁，慢慢地茶有了千般模样万种滋味，并且举国皆饮。

曾读到一首日本的俳句：“青蛙频叫，似言此水好味道。”可是我们和青蛙不一样，但凡有点时间和心情，就要喝茶，并且，最好用青蛙也喜欢喝的山泉来泡。

我也如此，并且在挑选水的时候，还会比较一下它们的广告。“你喝到的是长白山的春夏秋冬”，这个说法就比农夫山泉“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”要低调贴心。“我”“我们”这样的词汇一旦出来，就没有什么好事，功利就出来了，虽然它不一定影响水的味道，但是影响心境。空持千百偈，不如吃茶去，吃的就是一个心境。

父亲在世最后两年，也许喝多了中药，变得特别喜欢绿茶。混乱的叶子配伍煎熬，煮出的药汤苦涩浑浊，我把药渣都倒在院子里的蜡

梅树下，来年冬天开出的花，竟然也隐隐发暗了。而绿茶确实清澈清口，于是我们想尽办法把狮峰龙井，湖畔雀舌，洞庭碧螺春一一淘来给他喝。最常喝的是安吉白茶，茶叶在玻璃杯中骤然舒卷，升降浮游，绿茵茵宛如复活。一个下午，一味茶喝得日影变月影。绿茶大多珍鲜馥郁，我喝了总是心慌冲动，一小杯之后，就坐在一旁看他喝，春天的芽尖有抚慰的力量，脾气暴躁的父亲，到了晚年，在病中茶中，磨光了所有的火气。如今不说也罢。

喝茶不要讲究，茶叶好有好的好，差有差的好，都有属于自己的味道，都是一棵树的好年华，被人类抢来了要强塞进自己的身体。不懂茶，也不会品，但是并不妨碍我为白毫银针的野芦苇草香气绝倒，为大红袍落日熔金一样的茶汤惊艳，为肉桂生了毛刺的重磅绸缎般的凛然口感回味，为各种绿茶被还原后的叶形沉迷。人为什么在中年以后慢慢喜欢喝茶，大概是因为有了足够的经历、回忆的风景，因而生出茶味之外的会心。当铫煎黄蕊茶或者牡丹花茶，春心至此渐渐深，身体里充满反季的狂喜。这都是因为喝茶而多得。

我有个朋友惯用陈皮蜜黑茶，还有个朋友爱学李渔做荷花茶。我没有耐心又觉得生活寡淡，就会随意放几片白毫银针在野树红茶里，或者用碧螺春茶汁熬粥，普洱煮蛋，这就好比在零下八度的月亮底下读浓烈香艳的《牡丹亭》，在交响乐的背景里写毛笔字，有一种织锦配棉麻的荒唐和意想不到的妙。

吃茶去，其实只是一个失落的人，在粗糙的生活里行色匆匆，怕丧失了辨别自然的滋味。

就是喊回自己，就是和远方联系。

我喜欢慵懒，这时整个世界离你远去了，或者说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，你什么也不做，什么也不想，但心是柔软的，有种淡淡的忧伤。

编辑：毛雨森 美编：刘玉容 校对：贺然 组版：曹珺



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；学会沉默，你就赢了。因为在淡定和宁静的背后，是更辽阔的远方和更美丽的风光。

沉默是金

□凌云



人生絮语

战国时，楚庄王继位三年，没有发布一条法令。左司马问他：一只大鸟落在山丘上，三年来不飞不叫，沉默无声，为何？楚庄王答曰：三年不展翅，是要使翅膀长大；沉默无声，是要观察、思考与准备。虽不飞，飞必冲天；虽不鸣，鸣必惊人！果然，第二年，楚庄王听政，发布了九条法令，废除了十项旧政。于是国家昌盛，天下归服。楚庄王不做没把握的事，不过早暴露自己的意图，所以能成就大功绩。

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；学会沉默，你就赢了。因为在淡定和宁静的背后，是更辽阔的远方和更美丽的风光。同时告诉我们，沉默并不是教人缄口不言，而是希望人们能够深思熟虑，三思而后说，提高说话的质量，如同拉弓蓄力，为的是箭发射时能铮铮有力，直冲云霄。

古语有云，沉默是金。芸芸众生，那个与你仅有一面之交便一览无余的人，你会觉得没啥意思，因为他的话太多。而那个一直保持沉默的人，你不仅对他的印象深刻，而且还产生了探讨他的愿望，因为那沉默带给女性的是典雅矜持，带给男性的是深邃练达。生活中有些东西藏在心里便是一种真实，一种深刻，而说出来，反而索然无味。

半生已过，回头看看，多少次因为多说，吃了亏，有多少回因为嘴快，得罪人。因此真正的智慧从来不是自己的心情在冲动下的宣泄，而是盘旋心头千百遍的胸有成竹。在你对于所要开口的话不肯定、不确定的时候，学着沉默不失为处世做人的最佳方式，个中蕴含着极为深刻的道理。

学会沉默，先要学会闭嘴。海明威说：“我们花了两年学会说话，却要花上六十年来学会闭嘴。”人生一辈子，不光是因为会说话而说话，

还要学会不该说话时闭嘴。说话，是人的一种本能；闭嘴，是人的一种修行；沉默是一种聪明。不该说的不说，不该问的不问，看不透不乱讲，看不懂不乱说，不与人争辩，不惹是生非。适时适当的沉默，不着痕迹地化解矛盾和尴尬，既能缓和氛围，又让人如沐春风。只要自己心知肚明，看破不点破，看穿不揭穿，凡事给人留点余地，给自己留点空间，不仅是一种善意，也是对自己格局的彰显。

学会沉默，再要学会倾听。《论语·为政》篇讲，有一名子张的人向孔子讨教如何拿到禄位。子曰：“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；多见阙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禄在其中矣！”这段话的意思是，想做一个好干部，要知识渊博，宜多听、多看、多经验，学会倾听，多闻慎言，多见阙殆，沉默寡言，多做实事，禄位的道理就在其中了。为人一定要学会沉默，学会倾听，集思广益，谨言慎行，才能成为职场的胜利者。

学会沉默，还要学会自律，做到每临大事有静气。沉默是一种宁静的力量，内心保持宁静的人，才是最有力量的人。生而为人，唯精与神，神静而心和，心和而形全。一个人心浮气躁时，方寸必乱，必然导致举止失常，进退无路，失去正确的判断力。反之，每临大事心静神定，“猝然祸临而不惊，无故加谤而不怒”，就不会出现轻率。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他人的误解和议论，遭到他人不公正的批评甚至辱骂。每这时一定得告诫自己：沉住气，要沉默。不解释就是最好的解释，时间会告诉你，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正如山不解释自己的高度，并不影响它耸立云端；海不解释自己的深度，并不影响它容纳百川；地不解释自己的厚度，并不影响它博大胸怀。做一个沉默的智者，人生无需多言，也无需解释。“在一个安静的位置上，去看世界的热闹。”把每一次沉默，看作是洗涤自我、重获新生的过程。

总之，学会沉默，好处多多。正如朱自清所说：“沉默是一种处世哲学，用得好时，又是一种艺术。”

处在这样一个逐渐以“机器”为主导的社会，人类本该愈加珍惜每一次来自心灵深处的感动与表达，然事实却正快速地向相反方向发展。

艺术的“根本”

□杨 谒



兼得斋夜话

2020年10月29日下午，参加南通市文艺创作大赛书法组初评。在文联美术馆，看到满满一地作品井然有序，其中有不少“新人”作品章法完整，笔法精到，结字起承转合，有板有眼，不禁有些兴奋。转着圈儿看完第二遍，两点遗憾油然而生：一是本市多位知名书家没有投寄作品；二是眼前这些形式完整的作品，有个性、有内涵、经得起品味推敲的占比很小。艺术作品没有个性就像产品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；没有文化内涵，不能给人以启发的“艺术作品”，只能称之为“手艺”，不能称之为艺术。假如花大力组织、拨巨资奖励的作者，绝大部分是“艺术快餐”的贩卖者，岂不是徒然给后人留下笑柄？

古人云：“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”若以此喻书法，“骨”即风骨、人格。赵孟頫言王羲之书法之所以能入神品，是因“右军人品甚高”，“激切恺直，不屑屑细行”之故。而有些人朝学执笔，夸夸其谈，实在薄俗可鄙。“心”即“情”与“思”。其与书法之因果，正如项穆《书法雅言》中所说：“夫人灵于万物，心主于百骸。故心之所发，蕴之为道德，显之为经纶，树之为勋猷，立之为节操，宣之为文章，运之为字迹……但人心不同，诚如其面，由中发外，书亦云然。”作者若无风骨与文心，其作品断难升至高格，也不具文化内蕴。孙过庭《书谱》云：“然君子立身，务修其本。扬雄谓：‘诗赋小道，壮夫不为。’况复渴思毫厘，精翰墨者也！”大意是说：一个高尚

的人，最要紧的是培植根本，逐步完善自身。扬雄说吟诗作赋，只是一般技能，大丈夫不以之为事业，何况是整天让心思沉溺在如何书写这样的问题上呢？技术只是为艺之基础，艺术之根本在于修心修人。

书法大家沙孟海先生当年在病中给朱关田、陈振濂等5位研究生写了一封信，叮嘱说不能光练字，必须得有一门学问作支撑，不然立不住，也留不下。远的不说，仅看南通书法史上那些立得住脚的书家，哪一个不同是诗文家或学问家？冒辟疆是“明末四公子”之一，同时又是一位文学家、戏剧家、园林家；许容是诗人兼印学理论家，还长于画画；金沧江是一位著名诗人，有韩国屈原之称；魏建功是文字学家、音韵学家、编辑家；尤其伟是著名昆虫学家、刻砚专家……还是陆游那两句诗说得好：“汝果欲学诗，功夫在诗外。”

欲种好庄稼，必先育好地；欲育好地，必先育人。这是日本人的种田经。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育人既是一切事业的根本，也是一切事业的目的。当今艺术创作（不仅仅是书法）已进入了“尚技”的时代，有快餐化、粗鄙化的群体特征，从艺者没有耐心去培植自己的“根本”，都希望能找到一条快捷的成功之道，实现“弯道超车”。艺术不是孤立地存在和发展的，放眼当今，大数据、大工业的潮流正在吞噬、同化着我们每一个人。说是越来越丰富，其实是越来越单一。民族的、地域的、个体手工性质的文化艺术，正面临着被淘汰出局以至悄然消失的窘境。处在这样一个逐渐以“机器”为主导的社会，人类本该愈加珍惜每一次来自心灵深处的感动与表达，然事实却正快速地向相反方向发展。对于人类的未来而言，这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？还是一种必然抑或其他什么？

我相信，就像每个人最终都要回到自然一样，艺术的最佳出路在于回到“根本”。